

昭代記

鹽谷世弘編修

十九

大猷大君記五  
起正保元年  
止慶安四年

リ 5

671

10



5  
號 691  
卷 710



昭代記  
大猷大君記五

正保元年甲申正月天皇使大納言藤原經廣  
來聘賀正廿四日大將軍拜三緣山台德廟因  
十三年法忌也令諸州縣曰管轄之地宜培植  
草木蕃殖林藪尤宜慈育農民令衣食優足生  
齒滋息凡有河川堤坊處宜以時修築浚治勿  
私貨田疇及質於人有當墾開地宜上啓待報  
所貢粟采勿不俟命而糶其地耶蘇之禁宜嚴  
查勿懈雖丐衲乞人宜竭心物色以防妖徒潛

昭代記

匿者及他雜細事數條二月令小出對馬守吉親巡按東國片桐石見守貞昌巡按西州加松平和泉守乘壽二萬五千石自瀨松城移封館林城并舊食六萬石太田備中守資宗自西尾城移封瀨松城其三萬六千石如故三月加松平大和守直基十萬石自大野城移封山形城食十五萬石封松平土佐守直良大野城五萬石加松平伊賀守忠晴五千石自田中城移封懸川城加北條出羽守氏重五千石自關宿城移封田中城加牧野内匠頭信成一萬千石自

石戶武藏移封關宿城姫路城主松平下總守忠明卒分其封賜伯鶴丸忠弘遺封十五萬石仲八郎左衛門清道三萬石四月天皇使前右大將藤原經季前大納言藤原雅宣來聘三春城主松下石見守長綱有狂疾松平土佐守忠義爲其妻父因請納邑許之除封三萬石長綱石見守之綱之孫也賜長綱子左助豐綱三千石以存之綱後之綱者豐臣太閤側微時所仕也五月定諸侯防火使三部松平市正直吉相馬大膳亮義胤遠藤但馬守慶利爲第一部青山

大膳亮幸利溝口出雲守宣直九鬼式部少輔  
隆季爲第二部松平美作守定房水谷伊勢守  
勝隆杉原伯耆守重長土方河內守雄次爲第  
三部令每萬石發士三十人卒徒稱之公子長  
松生母岡部氏八左衛門重長女六月琉球王尙賢使王子  
朝貞來聘朝貞請拜東照宮允之七月琉球王  
子朝貞登日光山拜闕宮古河城主土井大炊  
頭利勝卒年七十二利勝歷事三朝執政三十  
餘年大將軍尤寵敬之奏叙少將任大老所言  
莫不從爲人微柔寬洪謀慮宏深凡有所議人

或以爲迂濶而數十年後必有效驗台德大君  
之法思增上寺主僧請行大赦利勝曰大赦者  
姦人之幸非齊民之利也吾聞漢土之制大慶  
典乃行之今國忌行諸則有罪者將冀有大喪  
是豈可輒許哉大將軍憫庶臣多窮出金鉅萬  
賑之利勝聞之曰庶士自是益窮矣凡人守分  
節用則財常足以有限之財供無厭之欲雖傾  
府庫賑之尙不足也大將軍嘗欲急營燕室松  
平信綱鳩材庀工一日而成利勝讓信綱曰營  
造重事不宜輕易且以天下之財一日造數十

守固非難也。然大君春秋鼎盛，宜令知事難如  
意。不然則將至工作繁興，國糜無用之費矣。信  
綱慚服，韓使來聘，饗有日。一日暴風雨，墉壁剝  
落，有司將治之，恐不能及。信綱謂宜糊以素紙，  
遠望與白堊無異。利勝曰：機捷如此，唯子也可。  
卿以爲繼，且苟且偽造，以便一時，非大邦之體  
也。信綱嘗謂所親曰：人謂予智，然觸機一思，卽  
已如土井少將。再思三思，益出益奇，真大智矣。  
大將軍雄邁剛毅，政尚嚴猛，而利勝與酒井忠  
勝、阿部忠秋等，以寬裕沈靖調護之，故寬永之

政號爲精明。

史臣曰：野史稱台德大君之薨也，土井利勝  
慮天下動搖，欲測諸侯之心，爲匿名書以贈  
巨藩。曰：駿河大納言勇略蓋世，吾欲奉之以  
圖天下。誰居與吾同心者？諸侯得之，皆以其  
書上聞，獨加藤忠廣匿不以聞。大納言亦知  
之而不啓，以是知駿河肥後有貳心。他日二  
藩之爲墟，自是始。臣謂之淺人之造語。寬永  
之初，大納言旣蒙譴失勢，孰有憑焉以舉兵  
者？欲以是測諸侯之心，淺矣。利勝之智不若

斯之疎也。而論者稱揚是事，以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夫安天下有大道，邦基磐石之堅，豈秘計詭道之所能致焉哉。

八月霖雨，六鄉河千壽河溢。九月分土井利勝

封原封石六賜伯遠江守利隆十三萬五千石

仲八之助利長叔七之助利房各萬石。季虎之

助利直五千石。十二月命世子竹千代名家綱

是月十六日改元正保。寬永二十一年爲正保

元年。

二年乙酉先隊長阿倍正之四郎右衛門善射自室

町氏之時傳小笠原氏射儀者有嫡庶二派。正之盡講究之極其潭奧，以儀久廢，謀再興之。因中根正盛以請得允。以正月十七日當東照宮神忌，與其族十六人行儀於東叡山常陸府中。主皆川山城守隆庸卒，分其封賜伯又三郎成卿萬三千石。仲又七郎秀隆五千石。岡崎城主本多伊豫守忠利率卒，分其封賜伯石見利長五萬石。仲內膳助久四千五百石。叔式部利朗二千石。二月大將軍臨品川行殿，令市尹神尾備前守元勝朝倉石見守在朝聽訟。大將軍在紙

障內松平信綱阿部忠秋阿部重次侍座既訖  
召信綱等五人賜酒語之曰汝等推鞠考訊洵  
亦至矣然吾意則有微異焉者訊辭多云盍先  
上啓或言盍預舉證夫民有所作爲每事慮後  
或上啓或舉證何至於有訟惟其痴騃圖弗及  
此所以有訟也爲吏者宜措吾心乎彼腹中忖  
度其材量恕其不及應曰以彼之蚩慮惡及此  
以彼之侗計弗至是宜矣而推考其辭之終始  
鈎察其誠僞庶乎以侍下民之情矣不然而以  
汝等之威明左詰右難以窮鞠之民烏得盡其

辭哉皆頓首曰非臣等愚慮之所及也公子龜  
松生母太三月赤穗領主松平右近大夫輝興  
暴狂手刃其妻及侍嬪因收封邑三萬五千石  
幽其二子於岡山輝興參議輝政第六子而其  
妻黑田長政之女也四月天皇使右大將藤原  
經季前大納言藤原雅宣來聘賀正是月廿三  
日世子冠天皇使藤原經季藤原雅宣傳詔叙  
世子從三位大納言大將軍使板倉周防守重  
宗吉良若狹守義冬謝恩獻天皇白金三百枚  
綿二百把世子使大澤右京亮基重獻天皇白

金五百枚。草服五十襲。元是板倉重宗歲時呈書。只叙平安耳。松平信綱致書曰。大君日習政務。欲審京師動靜。自今後宜纖悉上報。重宗報曰。大君雖明睿。京江相距百餘里。安得懸決庶務。置京尹所以代大君也。何煩陳啓。大將軍聞之曰。重宗可謂致身者哉。重宗嘗繫富商獄。治之急。妻子憂之。使人如江戶。賂遺執政。傳教釋之。書至。重宗知之。未發。緘促吏出所之。而作報曰。命緩某獄。然臣既付吏殺。臣無狀。以遺執事之憂。臣不可復典重任。請得罷歸。大將軍降旨。

慰藉之。重宗嘗留滯江戶。大將軍命執政徵。大納言藤原某。重宗乃乞解職。酒井忠勝。松平信綱固止之。弗聽。大將軍召重宗曰。孤過矣。幸起視職。重宗曰。懿旨如此。臣謹從命。既退。忠勝謂之曰。大君引過。慰勉懇到。而卿不拜謝。何也。對曰。烈祖有訓。京師之政。西州之事。壹委京尹。而今直徵藤原某。京尹不與知。是君破祖憲也。然。愆而能悛。引以爲咎。是謝罪於烈祖也。吾何謝之焉。重宗爲尹日久。京以西晏。然無事。朝野倚賴焉。是歲進爵。從四位上少將。豐岡城主杉原伯。



者守重長卒無子請養竹中左京亮重常次子帶刀重玄爲嗣以死後所請不允然思祖父長房有勞賜萬石重玄以存其祀舊封二萬石加賀國主松平筑前守光高卒分其封賜子犬千代加賀能登越中百二萬五千石淡路守利次富山城十萬石飛驒守利治大聖寺城七萬石利次利治皆光高之弟也閏五月江戸大風雨迅雷宇土城主細川中務大輔立孝卒子帶刀行孝嗣封三萬石六月府中常陸領主皆川又三郎成鄉卒無子收封萬三千石移笠間城主淺野

內匠頭長直於赤穗時赤穗無城長直耻之欲出私財以築城與其宗族謀宗族以時屬至治難之長直雅與水野忠善親善因與忠善謀爲詣執政固申其請乃得允加井伊兵部少輔直好五千石自安中城移封西尾城并舊食三萬五千石加井上河內守正利二千五百石自橫須賀城移封笠間城并舊食五萬五千石加水野備後守元綱六千石自新城河三移封安中城并舊食二萬石本多石見利長自岡崎城移封橫須賀城其五萬石如故西條城主一柳丹波

守直重卒分其封賜伯左近直興二萬五千石  
仲半彌直照五千石七月加秋田河內守俊季  
五千石自穴戶陸移封三春城并舊食三萬五  
千石加小笠原壹岐守忠知五千石自杵築城  
移封吉田城并舊食四萬五千石松平市正英  
親自龍王城後豐移封杵築城其三萬七千石如  
故加水野監物忠善五千石自吉田城移封岡  
崎城并舊食五萬石忠善豪爽好修戎備聞有  
材技士及名門右族沈淪者重其祿以延之淬  
以氣節士大夫矯矯有衽金革之志前後轉比

下令速徙士自背甲櫃杖槍以行遷不越四旬  
其在邑也內無姬侍居恒麤食敝服每晨鷄鳴  
起隆寒時手叩盤冰以洮頰待城鼓報卯喚侍  
臣起天既明調馬日出庶臣朝集自涖聽治退  
就講武堂試伎又入正寢對卷或令儒臣說書  
夜則會近侍俱揚挖古今論隲治亂得失以爲  
常常謂岡崎東道咽喉而當尾州之衝不可以  
不備焉嘗聞大納言義直數閱兵修繕城郭使  
人覘之不得要領乃鶉衣箬笠以行繫精馬於  
沿途七所縷測濠塹義直適在城樓下瞰之謂

侍臣曰。今測濠者必水野監物。急逐以禽焉。忠善候探略畢。將還。顧見若有衆逐。目者乃策所繫馬以走。竟達岡崎。他日義直見忠善。江戸城笑謂之曰。孤驅大師以下。卿能過之乎。否。答曰。令公率西州三十三國之軍以來。忠善過之二日。足以俟關東之援矣。子忠春自江戸寄牋岡崎曰。都下謗議騰起。請少留意焉。忠善乃會庶臣序進以問曰。聞外人議子汝儕有知之者。直告無諱。皆拜曰。不知也。次至波多野。鄉右衛門曰。臣知之矣。臣之未來宦也。周游諸州。善聽

外言。所以獨知之。請劄記以進。可乎。乃上疏一道。忠善覽稱善。舉長步士隊。忠春之初擢甲也。忠善命一耆老爲賓。忠春結束既畢。踞胡床以坐。賓舉觴奉之。祝曰。美哉。盃暨乎。將爲經文。緝武之將。以揚祖先之耿光。旋而視其背。大聲曰。其中未可保也。撞隕諸床。闔座愕然。忠善大喜。曰。使忠春志斯言。臨事輒省之。庶乎其爲良將矣。重賞其人。八月。越前國主松平伊豫守忠昌卒。分其封。賜長子萬代丸光通四十五萬石。仲子仙菊丸昌勝五萬石。叔福松丸昌親二萬石。

千石忠昌原封五九月采澤城主上杉彈正

大弼定勝卒子喜平次綱勝襲封三十萬石十

一月天皇使右大將藤原經季傳詔改號東照

大權現為東照宮神福壽宮者從前有伊勢太

為復伊勢奉幣使創日光奉幣使伊勢以九月

十六日日光以四月十六日是歲備前國主池

田光政聘熊澤伯繼初次郎八後伯繼平安人

先是年十六釋褐備前食祿七百石伯繼體貌

豐肥自以為肥笨不便武事雖由稟受亦或安

佚所致從是攻苦茹淡日夜講武技間驅驅逐

山野獵獸射禽宿百日藏木刀稠囊僚友就寢

後獨竊出空庭演擊刺法如是數年軀體稍瘦

削為人聰明有大志光政將登庸之而辭以學

未優去游京師求師偶聞其投宿者語曰僕為

主翁齋二百金遠行途跨驛馬繫金於鞍而忘

收之投宿始覺求之未道將縊死夜半馬夫來

還僕驚喜以十六金謝之不受曰還遺物耳何

報之有但冒夜來得二百錢足矣強之弗聽曰

吾里有中江先生平居訓誨吾輩若受所賜則

為負先生言畢去噫澆世安得有斯人乎伯繼

頃聞良久曰化及賤隸中江氏之德可想見此  
真吾師也乃如近江訪中江原原固辭不見伯  
繼曰弟子固不足教也然釋官百里趨庭縱先  
生竟不教弟子幸得一望見顏色吾願足矣原  
許見因請從受業居數年學大進至是光政因  
京極高通招焉原亦薦之遂再選備前光政延  
相見伯繼不言政事失得以格君心爲任光政  
曰吾爲政未善然比隣國似差長伯繼曰此所  
謂五十步笑百步者君何其志之小也光政大  
悟益銳意求治旬月之間委以國政食三千石

伯繼時年二十七光政天資孝友設先人像奉  
之如生事母承意順志愉色婉容恂恂如也祖  
輝政墓舊在京師徧擇墓地於國中遂卜和意  
谷以禮改葬建碑作馬鬣封名其兆曰敦土山  
錄孝弟力田者旌賞之或告曰孝子悌弟或有  
徒利褒賞而僞爲之者君勿爲之所欺光政曰  
孝弟至德假令僞爲之猶不愈於爲惡哉吾不  
逞察其真僞也大興學校置田千石建孔子廟  
中央講堂左右橫舍八區庭植松槐橘梅等八  
種以其木名舍橘舍以誦書梅舍以習禮松舍

以肄樂。菊舍柳舍等以演武技。外有左右塾房。寮及馬埒。使師儒每月朔講。白鹿洞學規。光政月三五臨。以勸獎子弟。又每縣設鄉庠。置教師。規模廣宏。憲制詳備。戢戈以來。諸侯未有建學者。以備前為首。毀淫祠。興廢祀。沙汰僧尼。其無行善風教者。逐之。緇徒或脫袈裟。歸化建東照宮。原廟。土木采章。極輪奐之美。歲時祭儀甚盛。平居愛董仲舒正義明道語。凡所施設。不務近效。小利。躬儉素。卑宮菲食。淫靡妖豔之好。一莫所入。其心設櫃於城門。受士庶書疏。納封事者。

前後百二十餘事。乃下有司商議。擇其三十餘

條。施行之。以泉仲愛

八右津田永忠

左源為諫

官。仲愛伯繼弟也。為人醇雅寡默。初光政使仲

愛參宰臣座。仲愛以其無常職。不言。時人嘲曰。

摸仲愛貌為泥塑。可光政聞之曰。仲愛在座。大

臣必不妄語。其為國用大矣。永忠之幼也。為侍

豎。凡轡御宿直。有守夜者。謂之不寐直。方永忠

直。夜半光政覺。問時規何更。永忠曰。臣今假寐

不之聞。翌日光政謂人曰。永忠非凡兒也。年十

八。擢為監察。其日陪宰臣座。宰臣議公事。訖猶

燕語永忠曰此非遊談座也宰臣見光政爲誦  
之曰永忠年少多言光政曰果如吾所觀必直  
言無諱者矣及長俊邁精強吏職光政嘗曰泛  
駕之馬馭夫失術必害若其材足稱獨步矣備  
前其祖時提封百萬石世臣巨室多驕侈池田  
大學朝服甚美佩囊捺子用珊瑚珠光政見之  
弗懌自取木菩提以火筋穴之以爲捺子賜之  
大學大愧大學欲官士謂光政曰某似宜稱某  
職光政曰爾以某爲可用乎盍質言之今爲糊  
塗語是事持兩端而自開走路也大臣以知人

論薦爲要任豈宜逡巡回顧哉爾父伊賀有遠  
識數能糾吾過又能掄才詮序吾謂爾克肖爾  
父用爲宰輔吾之不明也爾果伊賀子歟或者  
否歟大學叩頭涕泣無言光政良久曰果伊賀  
子乎令如爾者輔政邦其始哉大學慙懼而退  
自是深自修省卒以良輔稱伊木長門蒙譴閉  
居光政當東觀時前徒過長門第長門朝服跪  
門中伺公輿過開門出拜曰留守事依舊憲處  
分君勿以爲念光政與之言如他日長門退閉  
門光政謂人曰長門爲大臣留守固其任若閉

門不出則吾將重罰之。彼智而免，幸哉。光政外剛而內仁，視民如子。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爲小人。浚民之膏血以充府庫，則百姓悉瘠。吾烏得獨肥。所謂自作孽不可追者，瘠民而國自殞之謂也。造社倉，規制依宋朱熹法，損益之，捐粟二萬石爲本。又令伯繼經畫井田形制，以試之。伯繼謂井田不必開方，銳斜曲直，隨其地形。所主在八家編伍，助耕公田，以賦九一。身因作縮形井田，以示其制。後人呼其地曰井田村。和氣郡之八塔寺村，地與播磨美作犬牙交錯，亦

授伯繼便宜行事，乃相地墾田，使士土著。伯繼以爲邇年多山崩川漲之害者，由伐木無節，水止枯槁也。國無山林川澤之政，不可以贊天地之化。於是倣周官虞衡法，隨時施令。伊部各村之北有谷名鬼城，大石聳立二十餘丈，連亘如屏風，獨缺一面。吏白築堤其前面以蓄水，得一犬池可以灌溉田數萬畝。起新畬，伯繼曰：吾相其土脈，必不能瀦水。吏不信，興役爲防。水果漏洩，備前地勢北高南下，有三野河從美作北流。夏秋間多溢溢，伯繼穿渠爲閘，隨旱澇開闔。水患



訖熄伯繼妙解水利其作溝澮堤防跨馬按視揚鞭指示利害數十年後其言莫不驗人有問者輒曰吾於治水不若民之生長其土者與吏之老熟其事者吾唯知取善於人而已

史臣曰臣少年時游備前親覩聞光政之所治伯繼之所區畫其遺愛之存乎民心遺利之存乎郊野者至今二百年尚如新可謂明良遭遇近時罕見者哉安藝賴襄賦詩頌之可以觀其梗槩其詩曰烈公西海表光政諡芳烈公興學鬱雄藩孝思揚前政風威激後昆允文

論士習起武出儒門位望隆寰宇名聲至帝關稍觀僧倡化非獨溥夫敦闢異知時弊敬天窮道原學規朱子教行履董生言受諫閭閻篋置師山野村蘋蘩和意谷韶護輔仁軒輔仁軒學堂名松籟傳雲外蘭芳敬雨痕旱澇皆警我指承應甲午天災事詳後記草木一沾恩盛德斐君子于今不可謏

伯繼同時十佐有谷素有小倉克並以通儒稱素有小倉字時父奉親鸞教居士佐常真寺故素有初為僧幼穎悟數歲誦書數十卷遂歸正種髮

號谷大學。是時干戈初戢，窮鄉乏經籍，素有求諸四方，多貯之。家素饒貲，爲之蕩盡。爲人剛邁而方正，志期於興道，高自矜持，見權貴，長揖不拜。遇膏粱子弟，直名之。一士以爲無禮，抽刃脅之，曰：汝何德誼，常居士大夫之上，若無一言可說，鼠首墜前，素有不動。徐曰：任爾所爲，士不能加害。克，近江人。字三省，號彌右衛門。父政平，徙居士佐仕。國主山內一豐累進任國事，使克從。素有學，踐履敦篤，尋繼父職，執事忠誠，好取人之善，家祿千石，每增輒辭。性儉質，布褐蔬糲，恬如也。而調

窮卹置，傾藏倒庋，無吝色。常以綏斯民爲志，誦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治人焉得容私意，故罰不避親，賞不辭讎。最竭心訟獄，蒐輯經典，言步刑法者，解釋之以授吏胥。自書廳壁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又倣程顥書視民如傷四字，以爲戒。是以民愛而畏之，不敢犯法。政平將興水利，闢田野，未成而罷職。克紹其志，鑿韭山以導水，鑿鏡野以爲菑，其後不早乾水溢，田納上租，暇日則身吏民，講說經傳，喪祭壹依朱熹家禮，皆期於實踐，承應之末，政平

歿克執喪極哀戚水漿不入口數日羸瘠成疾竟不起克篤奉洛閩之學野中止山崎嘉之學皆出自克卒爲南州理學之宗初天文中土佐有南村梅軒者不詳其名字始唱文于喪亂之際克等學皆胚胎于梅軒世稱傳梅軒之學者爲南學傳藤原肅之學者爲京學傳中江原之學者爲江西學

三句丙戌三月公子德松生

母本莊氏宮內四少輔道芳妹

月尾張大納言義直撰東照宮年譜成上之義直集儒臣編摩三河創業以來事蹟著成功記

創業錄等數編又博考朝儀搜訪古史著神祇寶典類聚日本紀軍書合鑑等書大率手自裁定嘗題一聯挂柱右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左曰世間難得者兄弟輔臣寺尾土佐嘗語紀伊人納言事微含譏評義直不應顧瞻柱聯寺尾愧而退侍醫有壁菴者旁參禪玄一日語以事理圓融之義義直稱善數舉其言壁菴謂義直信禪也他日與近臣論儒佛同異旨義直弗懌謂壁菴曰竺書之入漢土也以東漢明帝時所謂四十二章經初自西域傳以梵語不通譯以

漢文割裂經傳以立文故間或有儒佛相似者然外五倫而無道彼既悖乎天常非所以治國家之道也吾師時誦竺語豈信其道哉壁菴大慙熊谷立設語義直曰司馬溫公云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此人所當則也義直曰俞吾亦未爲隱乎人但當聽政則有避人屏侍臣是非隱之機事尙密故也監察外事義直或有所怒輒起盥漱或歌吟轉意然後見之每謂聖賢不遷怒雖非吾所及而請學焉其在藩也或時夜獵長岡莊左衛門年

七十觀其出竝於城門曰公每以夜出恐傷寒生疾且窮獸觸人不可不虞也乃止夜行義直於大將軍爲尊行然其事之甚虔登朝常以辰鼓爲節嘗冬月隆寒將朝近臣進酒會時規報辰乃舍爵起侍臣曰大君視朝蓋日中矣雖曠焉未後期也義直曰不敬促駕出十月明福建將鄭成功使使長崎乞援初成功父曰芝龍會時喪亂爲海賊奪我肥前松浦據之娶一士人女生男是爲成功及滿韃滅明明遺臣奉宗室朱由崧爲主成功據福建以圖恢復故乞援也

大將軍會宗室大臣執政議大納言賴宣曰援  
師雖有功取其地猶獲石田無所益於我也無  
功則不獨國耻與彼構怨而貽害于將來不若  
不出師之愈并伊直孝曰敝本邦以救異域非  
計也議訖寢北條新藏正房初氏作城制圖上  
之正房左衛門大夫氏勝孫也學兵小幡景憲  
先武田氏法著兵法雄鑑抄雌鑑抄士鑑用法  
等以授徒弟列侯以下從學者以千數世號北  
條流自步士頭遷大監察叙安房守為人嚴毅  
方直有智數松平信綱邑民與隣邑之民訟遣

正房往按問信綱謂正房曰吾氏實有理正房  
曰誠如公言曲直既明何須遣予信綱曰且欲  
辨其真偽具備兩造身正房曰然則公之前言  
無乃愆乎信綱有愧色大將軍獵近郊多獲鹿  
日既晡不知多少命正房數之正房撚紙若干  
結鹿角照餘紙比校頃刻得其數林信勝奉教  
輯和漢往復書簡爲一編上之

四年丁亥二月修京師得長壽院院崇德天皇  
長承元年所  
創建其試射於長無創于四月月暈四旁如月  
影者四烈風雨雪候如盛冬六月大將軍使大

納言義直大納言賴宣中納言賴房及宰相光  
友光貞中將光圀浮船墨水阿部忠秋掌供億  
命網魚擊鮮張宴大極籬樂是時天下邛隆民  
鼓腹歡抃先是大將軍聞墨水春遊甚盛使侍  
臣往觀還具陳繁華喧闐之狀大將軍喜曰政  
寬而不苛百姓給足故能歡樂也

史臣曰一陽之復于地日滋月長及斗轉寅  
卯漸次盛隆薰蒸之所溢土脈墳起草荻木  
根蓬蓬然發生終乃花卉爛熳禽鳥和鳴而  
萬物皆春內齊而外治理亦如是也當大

猷大君之時三藩懿親皆仁賢躬享大封祇  
恪恭肅毫無猜疑動輒相聚歡欣和洽不翅  
琴瑟之調詩云不知不識率帝之則蓋在上  
者不知不識相諧相親而爲之下者亦不知  
不識相抃相舞也自親九族以至黎民時雍  
時無古今其道一矣

長崎鎮臺白保兒杜瓦爾船二隻入港肥前肥  
後筑前筑後侯伯發徒警備衆凡五萬人八月  
小諸城主松平因幡守忠憲卒無子收封四萬  
五千石賜那須萬石忠憲弟數馬康尙以存其

祀九月龜山城主普沼左近將監定昭卒無子收封三萬八千石賜野田七千石於定昭弟主水定貫三千石於季弟主稅定賞大坂上國之巨鎮也東控五畿西通中州西海南制四國阿部備中守止次鎮守二十三年間絕風塵鳥原之亂處分得機宜豐後監使得賴以傳敎西陞訖定十一月止次臥病大將軍聞之賜暇對馬守重次攜侍醫往視止次聞重次叩命至朝服見之其夜重次與城番市尹等議曰備中守病漸且不圖夕若死則爲磯宮殿宜移簀別邸衆

然之重次窺間告其意止次曰吾意則異此初召受任大君而命曰大坂備護京師控制西州寔西方要鎮故使爾代吾鎮之爾累世之勲舊且慶元之役有功績尤諳練軍機今以命爾往欽哉吾荅曰臣不佞辱重任榮莫大焉方今寓宇又安海波不揚萬一有竊盜姦宄窺城墻則保守致節斃而後已是臣之微忠爾大君領之大命猶在耳今吾未死何離城之爲且城者將士之墳墓橫尸暴骨固其所也若忌死于城豈若無戰城而無戰不如無城之愈吾所以死于

此不廢守也。然諸君有所言，吾不敢執拗。蓋啓諸江戶，以取處裁。重次上言，大將軍嗟賞曰：「正次之心，吾能知之，所以付大任也。今所言，祇如吾意。」正次聞命感泣，間一日卒，年七十九。將終，近臣有唱彌陀者，正次瞪目曰：「誰耶？念佛者，吾不信彌陀也。」乃合掌念大君而瞑。遺言焚尸爲灰，以投之定河。訃至，大君悼惜，厚贈賻之。正次長子正澄，元和之役從父軍，會先鋒不利，敗兵塞路，正澄率手兵離伍，進不得登，旁阜峻崖，斗絕，躍馬下墜，地復騎，把槍進鬪，獲甲首二級，後

十餘年，先父卒，重次次子也。初爲三浦監物，重政義子。及正澄卒，復氏爲家督。正次謹慎，及重次執政，接之必更衣裳，未嘗名之。島津光久請呈覽逐犬騎，大將軍舍於王子村觀之。

慶安元年戊子，閏正月，加松平伊賀守忠晴八千石，自掛川城移封龜山城。丹波并前食三萬八千石，加北條出羽守氏重五千石，自田中城移封掛川城，并前食三萬石。封青山，因幡守宗俊小諸城三萬石。宗俊原三千石，今加二萬七千石，新封諸侯。大將軍面諭宗俊曰：「自吾之幼，爾父竭忠輸誠，數規吾



過吾駭不解事誅賞失當使之廢謫以死嚙臍  
靡及也今將報之於汝庶幾慰其冤魂爾事竹  
千代猶如爾父事我焉君臣皆嗚咽二月唐津  
城主寺澤兵庫頭堅高自殺收封八萬石堅高  
自鳥原之役削封居恆怏怏竟喪心以死四月  
十七日大駕登日光山拜闕宮廿三日還江戶  
六月以本年當烈祖三十三年法忌赦麾下士  
蒙罪者二十餘人往年誤沃熱湯墜童休菴父  
子亦在赦中法當赦者執政使侍臣執簿呼其  
姓名大將軍曰應則命下至休菴大將軍弗應

酒井忠勝使久世廣之大和復之及三乃許廣  
之者三四郎廣宣之子也瀨田宰臣山田十右  
衛門賴其主古田兵部少輔重恒出奔其臣追  
捕之訴諸江戶磔十右衛門收瀨田封五萬五  
千石松平大和守直基自山形城移封姫路城  
松平下總守忠弘自姫路城移封山形城其十  
五萬石皆如故增新番二隊并舊為八隊七月  
公子鶴松卒八月福智山城主稻葉淡路守紀  
通喪心手刃其臣數十人自譙樓銃殺行人松  
平伊賀守忠晴自龜山發徒圍福智山駟告江

戶旁近諸侯皆如之。大將軍怒，使新見七右衛門正信、高木清左衛門重胤收福智山封時阿部對馬守重次在大坂城下，令丹波旁隣諸侯警備處分。既而有江戶教，皆如重次令。紀通自殺，命幽其子大助於稻葉美濃守，收封四萬五千餘石。是歲近江中江原卒，年四十一，及疾病屏婦女，隱几兀坐，召門人曰：吾逝矣，誰能任斯文者？言畢而瞑。池田光政使熊澤伯繼往賻，及葬，隣里鄉黨扶老攜幼，涕泣送柩，如喪父母。邑人修其宅爲祠堂，春秋奉祀弗廢。後有一士人

弔其墳墓，問路農夫，農夫舍耒耜趨入舍，更服先導，跪拜洒掃甚恭。士心訝之，問曰：爾於先生有何親故？農夫曰：闔鄉欽仰先生者，豈惟吾吾里父子孝慈，夫婦有恩，室無怒罵之聲，面有和煦之色者，職先生之教之由，所以無一人不戴其恩也。士人動容曰：嗟乎，吾乃今知近江聖人之稱不虛也。乃敬拜而去。

二年己丑二月，加西尾丹後守忠照五千石，自土浦城移封田中城，并舊食二萬五千石，加朽木民部少輔植綱五千石，自那須移土浦城，并

舊食三萬石。伊豫安藝地大震。加松平主殿頭  
定房萬五千石。自刈屋城。移封福智山城。并舊  
食四萬五千石。封松平數馬定知長島萬石。加  
松平能登守定政萬三千石。自長島城。移封刈  
屋城。并舊食三萬石。三月申禁侈靡令。四月十  
七日。世子登日光山。拜閔宮。廿三日還。江戸五  
月。天皇使前大納言藤原經季。前大納言藤原  
雅宣來聘。六月。加松平式部大輔忠次萬石。自  
白河城。移封姫路城。并舊食十五萬石。松平藤  
松直矩。自姫路城。移封村上城。十五萬石如故。

加本多能登守忠義二萬石。自村上城。移封白  
河城。并舊食十三萬石。江戸地震。七月。加大久  
保加賀守忠職萬三千石。自明石城。移封唐津  
城。并舊食八萬三千石。加松平山城守忠國二  
萬石。自篠山城。移封明石城。并舊食七萬石。加  
松平若狹守康信萬四千石。自高槻城。移封篠  
山城。并舊食五萬石。加永井日向守直清萬六  
千石。自正龍寺城。移封高槻城。并舊食三萬六千  
石。八月。松平周防守康映。自穴栗磨移封濱田  
城。五萬石如故。九月。琉球王尙質使久志川王

子某來朝尋登日光山拜東照宮  
三年庚寅三月江戸民皆衣白衣成群參拜伊  
勢神祠函關吏籍而檢之一日至數百千人五  
月尾張大納言義直卒于江戸邸諡曰敬公先  
是義直夢天五土三字或人云是飛龍之兆乃  
大吉義直曰否否予拆其字爲一大五十一大  
與代邦音相通予今年五十一死期殆迫乎及  
疾每旦理髮徒案端坐威儀儼然無異平日親  
書官爵姓字於神牌藏諸篋笥遺言喪祭不用  
浮屠儀前屬纊一日命有司曰今日吾差快將

遊後死吾不見羣臣也久矣欲見諸苑中乃扶  
左右以步群臣羅拜翌日乃瞑著遺訓十一章  
首章曰邦君之職以得民心爲要君德不修則  
民不心服民不心服則臨變必有貳心風俗之  
淑慝皆隨君德故人君之行在於慎獨慎獨之  
方在於守禮儀人君能守禮義則身修而民治  
矣義直性溫克恭懿從善如流幼冲享大封以  
成瀨正成竹腰正信渡邊守綱等爲股肱及長  
親政愈益厲精勅勸文武以身爲範舉藩翕然  
鄉化當是時喪亂初平諸侯務修武備而義直

超然尊崇聖教。信用儒術。建聖廟。安堯舜禹周  
公孔子像。備禮樂諸器。行釋奠儀。置經籍一千  
部。博士林信勝嘗過名古屋城。義直悅。享之。親  
爲彈箏。命工奏五音。太平諸樂。文物之盛。一時  
諸侯莫與比焉。子參議右中將光友襲封六十  
萬石。初。義直之卧病也。大將軍數使酒井忠勝  
松平信綱等往問。又遣侍臣看撫。昕夕具其狀。  
以聞。至居喪。輔臣以爲大君病新瘳。未全復常。  
而蔬食如禮。恐復成疾。因請進酒肉。大將軍曰。  
叔父有疾。予適嬰恙。不能躬親訪。至今爲憾焉。

惡忍御。甘旨不聽。翌日。紀伊宰相光貞。小戶中  
將光圀。請忠勝請節哀。攝養。忠勝以聞。乃許之。  
史臣曰。野乘傳。水戶中納言既除喪而朝。謂  
執政曰。大納言疾時。大將軍令人問之耳。未  
嘗親訪。曩者伊達政宗嬰疾。大將軍親臨之。  
政宗宿將。且有汗馬之勞。禮遇隆重。固宜爾。  
近者又涖堀田正盛之疾。夫正盛非有大勳  
勞。幸膺眷注。以至是。非由卿等善說乎。大納  
言雅不媚附卿等。故卿等無爲言之爾。吾竊  
以爲輕重失倫。執政不能答。政老物語臣謹

檢朝記。大君自客歲涉春夏患腹疾不能  
視朝。母有慶賀禮。數使世子代受。大納言之  
曰。疾也。可二旬。適當其時。宗族諸侯舉知之  
矣。則烏得有云云之語。蓋堀田止盛擢自側  
微。累進寵祿。世或有嫉之者。而大君臨其  
疾。人滋以爲過厚。因造作是言。亦齊東野語  
之類爾。

六月地大震。先是細川越中守光尙有疾。使酒  
井忠勝問之。光尙謂忠勝曰。僕以不才嗣是大  
封。卡有涓埃報乎國。今予幼。未可以治民。僕死

宜收封邑。及子長。請隨器祿之。及卒。遺書中前  
請。廷議以其祖忠興以來世篤忠貞。光尙所請  
又恭順有禮。不從其請。賜遺封五十四萬石於  
六丸。使小笠原右近將監忠真松平阿波守忠  
英監其國事。八月。筑後海溢。加賀大風雨。九月  
三日。世子遷居西城。以阿部豐後守忠秋爲傅。  
忠秋謁世子。謝恩。世子手賜佩刀。忠秋以其爲  
累世所佩寶刀也。啓諸大將軍。候旨。大將軍曰。  
世子所賜也。雖重寶。何傷。忠秋乃拜謝。  
史臣曰。人之有川。猶水之有任乎。有任楔者。

有任樞者有任椽者有任族者有任棟梁者  
有任構榱侏儒若椽闔者若乃用椽於梁用  
族於椽則宮室不成矣初大猷大君並用  
忠秋及松平信綱二人皆有智囊稱而信綱  
最機敏世人皆以信綱才不勝德忠秋德不  
勝才而大君選世子傳獨任忠秋蓋有深  
謨存焉語曰知臣莫如君又曰知人則哲能  
又官人忠秋之稱任觀於後年輔導之蹟可以  
見矣

攝津河內伊勢美濃尾張大雨洪水閏十月毛

利甲斐守秀元卒伊勢桑名海溢十二月水野  
日向守勝成卒年八十八勝成晚節滋愛士嘗  
獵近郊途見一故臣問曰聞汝仕越前得重祿  
吾竊爲慶焉今何爲而來對曰臣在越前得祿  
實饒然其遇士不若公之有恩是以復來願得  
再待罪行伍勝成大喜祿之如初勝成致仕號  
宗休常居福山一日放鷹適過其宅前見門鎖  
怪而問之乃知勝俊肯出奔大驚曰彼棄越  
前千石之邑來就吾三百石吾甚慊焉而今復  
如此美作豈薰染都風乎吾少時爲普化僧浪

游天下山棲野宿備嘗艱苦因得以通下情方  
今君生享豐富之業故於群下之情有所不  
悉噫水野氏其衰矣是歲北條正房奉命製西  
洋攻城考縮形兵械及作陣營圖軍餼積算法  
上之

四年辛卯二月先是勝所城主石川主殿頭忠  
總卒分其封賜孫摠十郎昌勝五萬石移封龜  
山城播磨守總長萬石阿波守正當七千石市  
正正總三千石大將軍有疾自知不起召保科  
正之命以輔佐之任召酒井忠勝松平信綱阿

洲忠秋等懇懇託後事四月二十日大將軍薨  
春秋四十有八執政以世子年尚幼欲秘喪酒  
井忠勝曰欲掩益露且令人生疑心不若即發  
之從之堀田正盛欲殉死與同列諛阿部重次  
謂正盛吾亦與子俱焉正盛愕曰子何以殉死  
爲宜須竭忠於嗣君同列亦皆止重次重次曰  
吾一與大君誓死矣駿河大納言之賜死也大  
君有命而命吾對曰勿憂焉臣以死了事矣則今  
日之死已晚也忠勝等不能止遂與正盛交手  
以別皆還家屠腹以死三枝土佐守惠久內田



信濃守正信。奧山茂左衛門安重亦皆殉死。廿三日殯於東叡山。五月六日葬于日光山大黑岡。天皇使前內大臣藤原實晴會葬。謚曰大猷院殿。贈正一位太政大臣。有梶定良者。歷小從人。至小納戶。以忠樸愿懸。稱扈從靈柩。遂留家焉。不畜妻。每旦鷄鳴起。澡浴戒潔。謁廟獨坐殿前。俯仰齋慄。如事存。目光地高寒。方隆冬之時。立于淒風凍雪中。至體僵口噤。弗已。如是五十年。嚴有常憲。二大君數徵抵江戶。定良堅持夙志。終身乃就增祿至二千石。拜從四位下左兵

衛督。不以自封。而舉皆賤窮救貧。元祿之末。以壽終。水戶中納言光圀謂孝子廬親墓。古有之。至忠臣廬君墓。振古未曾聞也。自爲文祭之。天將軍英特剛明宏裕有大度。敬崇祖宗事之。如在。群臣啓事言及烈祖。雖逢愠怒。變色改容。以聽其言。至祖宗所遺輔相功臣。優待深任。數十年如一日。數增封邑。重報伐閱。其厚薄隆殺。皆繼紹先志。不毫加私意。然愛重名器。雖輔臣執政位。不踰四位。以魁舊如井伊。首孝。爵止中將。以上并利勝酒井忠勝之崇遇。旺無踰少將。嚴

修武備慎刑律深用心民政有有司所建白言  
涉聚斂輒斥不納輯穆諸侯厚往而薄來每有  
慶弔事水旱疫癘飢荒之患賜賚恩貸莫不先  
其請而慊其望然有政治紊亂或犯大憲或傷  
彝倫斷以公議雖親藩強邦莫之宥假是以諸  
侯畏而親之慶長以來佐渡伊豆諸州五金湧  
出振古未有倫比其金銀銅鑄作貨幣廣布遐  
邇物價倂土芥府庫盈溢聞磨下上窮困輒賑  
恤救濟前後累鉅萬屢下條諭禁驕侈飭厲戎  
備尤尊崇天朝奉事如神貞賦定額外歲時奉

獻不貲居恒以盛滿自戒雖有王命進寵爵再  
四固讓威德覃海內外而身以左大臣終焉寰  
中奠安億兆驩虞建國磐石之固全是定其基  
云

史臣曰宋歐陽修有言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  
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觀諸漢土歷代革命之  
際多然而我德川氏獨不然開國龍興時所  
用固舉世臣故家而元和寬永之所任用亦皆  
參遠之功臣子弟也若夫股肱輔弼有若井伊  
直孝有若土井利勝有若酒井忠勝有若松平

信綱阿部忠秋京尹則板倉重宗攝鎮則阿部  
正次皆曠世人傑而祖宗之所造就焉以遺  
子孫也小牧之役烈祖謂織田信雄曰請令  
吾雛養子弟爲戰君據鞍而觀旃豈宜爲戰而  
已哉大訓之所薰陶琢磨鎔化尉爲修文守成  
之良臣情親父子義堅金石而繼體承統之君  
亦能竭其才終其用以紹述祖宗之志此所  
以無韓彭菹醢之慘帶厲之盟千載信乎神人  
人儲神享奈之何其不禱宗社而祚邦家焉  
不贊其財以益其財而王命

跋

右昭代記十卷先王父宥陰先生所撰父王晚年  
爲幕府儒員因請編東照公以來之史得允  
以元治甲子起稿無幾歿故所成僅止於台德  
大猷二公而如東照公以事體尤重大未及纂  
述其後轉轉謄寫訛舛益多因以活字刷印五  
百部以頒門生故舊而其體一依稿本不改夫  
修史大業古人重之故不能一世而成者其子  
若孫往往繼成之如史漢南北史皆然不肖頑  
鈍於王父莫能爲役然竊不自量他日將紹述

以竟其業蓋亦王父之志矣明治己卯四月孫男時敏謹識

本館刊印... 鈴木文次郎印刷

明治十二年三月十九日板權免許  
同年四月出版

編集人

故人 鹽谷世弘  
靜岡縣士族

出版人

鹽谷時敏  
東京下谷區中徒町壹丁目五十二番地寄留

發

博聞本社

賣

所

東京銀坐四丁目壹番地  
西京夕口藥師  
通一屋町東  
大坂心齋橋通  
南久室寺町  
千葉縣下千  
葉町  
埼玉縣下  
浦和驛

同分社  
同分社  
同分社  
同分社

